

日錄裏言

甯都魏 禧凝叔著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必不得已而後用專意利人而

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己而用謂之姦雄

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諂卽矯耳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入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火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罵語謔語須有分寸不但不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

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

謂門人曰汝于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

學海類編
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人孰無過只要所過當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背地方說得的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不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并不能料愚

作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才曰力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禁或曰子億而多中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畫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利害爭呼吸閒安能得耶故識字尤是第一緊要或曰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

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譬如剪花花樣多剪得快譬如醫藥藥方多醫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己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于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有未盡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竟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

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

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

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己可繼常人喜于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作成出納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于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

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作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毋毀眾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作喫虧就是天地愛我蓋我原薄福又爲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受得起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

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伸時此逆億之所以爲薄道也人作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作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箇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箇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

予少時嚴于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
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乘權人便當
任爲己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閭終是少年喜事之
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賤役輩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周詞色
不可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將陰
窺吾怯欲以搖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喫虧無故習勞苦無故澹嗜欲皆是求福

弭災之道

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
卽是自己作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可
疏略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
不可疏傲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
可厭惡處卽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覺煩勞矣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

處世當務詳慎不可盡興燥脾凡飲食舉動言語筆墨
一盡興便放肆一燥脾便刻薄其始無害人之心而

其事必至于害人初若不至殺身終至殺身而有餘也

天下無不矯情賢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易便說近情二字

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

毋謂己今日已爲君子毋寬己他日徐爲君子則己必可爲君子矣毋量人他日不能爲君子毋責人今日卽當爲君子則人必可爲君子矣

聽人說事理卽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攙口若接了

去說總是要顯己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于其閒又其次也

讀書聽言當自省者四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握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因

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鬆了一分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僞舉步動念尤易犯此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忍
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

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讎者必種德

居山須鍊得出門人情出游須畱得還山面目

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修路
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又不如不妄取人財
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又不如不行害人

事

美食不如美衣美衣不如美室美室不如贈人贈交游
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疾
苦顛連者濟疾苦顛連者不如奉親

施冢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
其不飢寒暑溼以至于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
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
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己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責人也己所無者可以規

人而不敢怒人也故恕者推己以及人不執己以量人

殺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于爲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于爲盜賊而不足

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必不能者不敢以強人最忌于眾中稱說己長及述他人如何贊譽于己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卽稱述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鄙吝并不敢施慷慨卻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

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人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盡處

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慎無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于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

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

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悞我性命死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辟之自己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卻決無怨薄自己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己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卻決無感激自己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真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一至處也

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疏薄即令行己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

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辦事否然有兩種人卻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

學海類編 卷一
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止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卽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朋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

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深味或于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

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急務也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與人事一語定要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
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畱有餘之謂過
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
便與路人等耳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
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己事便詫
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
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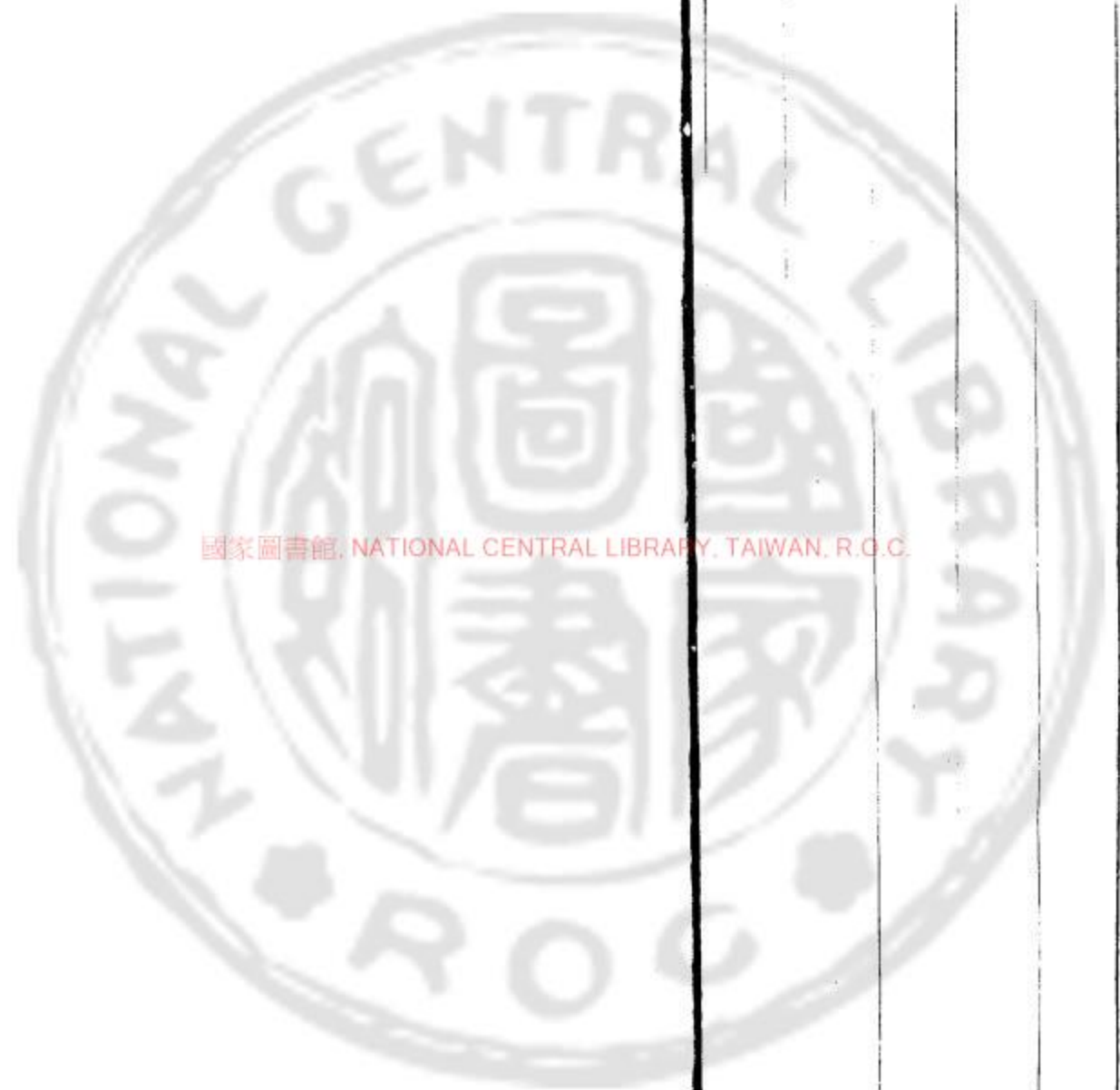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
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
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
世者天不能絕

學海類編

一

三

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